

中國文壇奇葩沈從文

· 王覺源

鳳凰總理的小同鄉

清末民初，湖南湘西一個山城小縣——鳳凰。我們不要輕視了這湘、川、黔邊疆苗區的落後山城，竟破了幾千年來的歷史風水，地靈人傑，出了兩個有名的人物。一是清朝的苗子翰林，在北洋政府袁世凱時代，做過內閣總理的熊希齡（秉三），人稱鳳凰總理。一是民國三十年代頂有斤兩的新文學健將沈從文。

我在兩年之前，寫過「鳳凰總理熊希齡」一文（見本刊二三七期）之後，當時很想把熊總理這位小同鄉——沈從文——也來介紹一番；可是沒下決心。祇因正如本文的標題，他是一株奇葩，我對他又知道不太多。擬題很久，不敢涉筆。何以說沈從文是中國文壇一株奇葩？一、他是苗疆風氣閉塞、文化落後地區出產的文學家；二、他是一個很古怪、刻苦自學自修、無師自通的文學家；三、他是文壇很多前輩所讚許為出類拔萃的文學家；四、他是最溫和敦厚、心志皎潔、樂於助人的平民文學家。如是又久久以來，耿耿於懷，使我總覺事有未了。直到今年五月，忽傳溘然長逝

於美，他雖已近九之年，文星凋落，總難免無感於衷！因就記憶與訪查所及者，勉為其難，清話一番，想亦為中外讀者所樂聞也。

刻苦自學無師自通

沈從文，初名從龍，字岳煥。離開出生鄉土之後，自覺其名庸俗，頗有封建意味，便改以「從文」行。但為紀念其先人的期望，這命名的「龍」字，對他和其後人，仍有非常親密的關係。初生兒子，即名大龍。次子名小虎。二子都長得眉清目秀，却頑皮得很。於今當已知命之年了。從文生於民前十年（一九〇二），行二，文藝界人士間以「沈二哥」稱之。其先世如何？我未太明其底細。祇知其祖父以及兄弟，全列身軍籍，算得上「軍人家」。兄弟姊妹很多。其他說不定連他自己本人，或亦不免茫然！他在其「從文自傳」中，縱有表白；但真實性，仍難免於疑！因為凡文化落後、交通閉塞之區，尤其苗區的人民，是不太注意講究這一套的。如果在青少年時代，即已離鄉背井，受了外面繁華世界環境的種種影響，更易於數典忘祖。何況多數又老大小

同鄉咧！如此東飄西泊、四海為家的人，這自然不止沈從文一人為然。

大家都知道，他自己也不隱諱，他沒有正式讀過書。十四歲時，僅受過三年小學教育。在這三年之中，名雖入學，實則終日遊山玩水。在其自傳中，亦謂「天天遊玩」，不樂於學。他後來的學問，幾乎全是從刻苦自學自修中得來的。少年時代（十七歲），即投身軍旅，曾在田應詔（鳳凰人）及陳渠珍（玉謀，湘西人，前清統領，有湘西王之稱，北伐統一後，曾任新編三十四師師長）的部隊當過兵。後隨軍隊移防，也才由閉塞的湘西跑出來，輾轉到過很多地方駐防，終於離開了營門。又流浪一個時期，民國二十年，來到北京，初往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，擬另謀生活出路。照常情講，他這時本可以鄉誼關係，去找家鄉前輩熊總理，謀一小官半職的；可是他說：「互不相識，還得登門乞憐，不屑而為之。祇好自力營生。初得某印刷廠排字兼校對一職，頗為自得。從此，即一心致志於文學。多方訪求名師，先後認識了胡適、徐志摩、葉公超諸學者，交往極勤。自謂：「獲益不淺」。因更本其在軍中

中外雜誌

自學自修的閱讀知識、多年的生活閱歷與觀摩考察；以及學習得來的寫作經驗，發而為文。初學投稿，即頗受很多報刊的編者與讀者的歡迎！徐志摩尤賞其作品，初介紹至晨報副刊、新月雜誌撰稿。後又介紹他到青島大學任教。沈從文寫作，由是信心愈增，精益求精。凡不自信於心者，決不妄邀僥倖之寵！作家之名，便是由此漸漸形成起來的。他寫作之多，並不算稀奇。稀奇的是：一、每篇文章或書，都是第一流的作品；二、刻苦自學、無師自通、另成風格的作家。直到現在，大家幾已不知世有鳳凰總理熊希齡；却還知有鳳凰大兵作家沈從文；這樣明顯的對比，更不免對許多高官顯貴之輩，是一大諷刺。

平陽有蠱與湘西異

沈從文籍隸湘西鳳凰。鳳凰位於川、黔、湘邊接壤，原屬苗族地區。其地理環境與其風物、民情、習俗，我在本刊二三七期熊希齡一文中，已經談過。本文為避免重複，故略而不言。不過某日，與四十年前的老友浙人胡建平先生，相遇於途。為言他已讀過拙作熊希齡一文，提及所述「湘西放蠱」之事。並謂浙江平陽，亦有蠱害傳說。效如所言，轉為介紹於次：

浙江平陽之地多山，抗戰之前，居民尚多茅塞未開。無知土著，有專以養蠱為生者，稱曰「蠱人」，且世其業。我雖未親見，地方却常傳其事。據說：若輩養蠱之法，於每年之重五日（端陽節日），捕毒蟲百類，如蛇、蝎、蜈蚣、蟾蜍等，雌雄各一。幽置一甕之中，僅留一小孔隙，

以通空氣。不給食物，使之互相殘殺吞噬。其碩果僅存者，則為蠱種。為蛇曰蛇蠱，為蝎曰蝎蠱，為其他毒物，亦如其名。然後瘞之空隅，並祝之曰：「日給若干錢。當於某年、月、日，供一人為壽。」由是每日有錢置於蠱人案頭，適如所求之數。晨夕供以茶飯，誠敬甚於供奉宗祖。供畢，傾於瘞蠱之地上。日久霉腐薰蒸，茁生一菌，焙乾藏之。至祝約日期，有客至其家者，密以菌末，混合於飲食中，給客飲食。客歸必無疾而卒。屍殮入棺中，必被蠱食之盡。至於解蠱之法，亦與湘西苗人不同。平陽居民，因多習聞蠱害之事，常相率戒入蠱人之家，更勿就其煙、酒、飲、食，即可免於禍。故罹其害者，多為初至其地的異鄉客。養蠱者，自私自利，毒殺他人以供蠱。祝時原已約定了年月日期。至期如果爽約，害必及於己身。因屆時無客至其家或至而未沾飲食。如此為求自保，雖妻妾子女，亦不免將之作替死鬼。相傳清乾隆年間，某蠱人之家，有女已適人。其蠱約到期，迄無客至。會其婿來省親，乃毒殺之。其女憤恨已極，遂弑其父，而自首於官。官以其女大義滅親，為地方除害，不以逆倫論罪，宥而赦之。並出示懸為厲禁！從此蠱人乃稍斂跡，至今已否根除？則不得而知。

湘、川、黔之交，苗人養蠱，知者頗多。平陽有蠱，在余則係初聞。雖與本文無關，亦姑妄記之，以供讀者參考！

溫和敦厚樂於助人

沈從文，雖是湘西鳳凰未開發地區的人，却

天生一副江浙人士的溫和相。不高不矮的中等身材，不肥不瘦的清秀軀體。經常穿着藍色的長衫袍服。其夫人與小孩，亦常多藍色衣裳。他們一家人，對藍色似乎特別偏好。有人即戲指其家為「藍衣社」（抗戰前，有一政治性的組織，名藍衣社），他亦一笑置之，因對日抗戰時期，物資缺乏，陰丹士林布（藍色），為上等衣料，人多取之的緣故。他是一個大近視，經常戴一副眼鏡。舉止瀟灑，態度俊逸，實不像一個邊疆地區的人。

人聰明伶俐、智慧極高。記憶力亦強，閱讀書報，有過目不忘的本領。每習技能，輒一試而就。如他初至北京未久，就能說流利的北京話，祇是天生的鄉音難改。文人性格、儒雅有禮，從無疾言厲色，更無驕矜傲慢的態度。待人接物，一秉至誠。常謂：「為文必敬，自尊自重，也尊重別人」。好獎掖後進，亦最愛幫他人的忙。有人說：中國文壇中人，除了周氏兄弟（指魯迅和周作人），應算沈從文對人最熱忱、最誠敬。歷來中國的文人，多有幾分癩氣、驕氣、狂氣、朽氣、倔強、腐化、乃至文人相輕，文人無行等等。在沈從文的身上，似乎都裝點不上去。正如李少陵（湘人、舊文學家，曾任甘肅省政府秘書長，著有駢廬雜憶一書，來臺後去世）所說：「我所見過有誠心誠意、愛護後進青年的學者或新文藝作家，沈從文却是最溫和敦厚、最樂於助人的。一個。他助了人，還不願意留名。如捐款與學，署名為『隱名士兵』，即可見之」。

中國舊文壇中人，有兩句慣用的話：「文人

無行，才子風流。」有人（似乎是魯迅）反過來說：「無行的，才是文人；有行的，就不算文人。」同樣也有人說：「是真才子自風流；不風流的就不是真才子。」沈從文的無行與風流，偶然隨便或有之，因為他是文人，二三其色，甚而七八其色或有之。除了風月歡場，不會有。但無行到了下流地步；風流到了無恥程度：他是一個正宗京潮派的文人，則決無可能至此。如不信，可從後文中，找到相當答案。

對劉文典犯而不較

沈從文爲人，不但溫和敦厚，尊重他人，甚且犯而不較。去年中央日報副刊（十二月七日）有一段抗戰期間昆明「西南聯大」，劉文典羞辱

沈從文的記載：「抗戰末期，小說家沈從文，在空襲中躲警報，適劉文典也在其後。劉文典對沈從文說：『你何必躲警報呢？』』劉先生，我爲什麼不躲警報呢？』『你是不必躲。』』劉先生爲什麼也來躲呢？』劉文典翻着眼說：『我躲警報，不是爲我文典，而是爲中國。』』我不太懂。』沈從文說。『告訴你，如我被炸死，就沒人教莊子，所以我要躲。』劉文典語帶輕蔑的說：『至於你，教小說的，隨處都是呀！你何必躲？』沈從文爲人厚道。對劉文典的話，雖明知其無禮，近乎侮辱，仍然笑笑作罷，不會與劉文典計較。『劉文典，安徽人。北伐成功後，曾做過安徽大學校長。與章太炎、吳稚暉諸先生，皆極友善。早年留學日本，係劉師培（字申叔，江蘇人，著述已成集者七十四種）的學生。對中國古文學

，多所研究，於莊子之學，爲劉師培之後，稱海內第一人。一生恃學而驕，目空一切，最愛罵人。素有狂妄之名。據說：他是「奉旨」吃鴉片的人，煙癮飽足之後，精神倍增，罵街愈甚。除上述沈從文的故事外，同樣的，還不知出過多少次的醜態。他上講臺時，亦常對學生說：『警報來了，一定要跑。我窮甚，亦必借錢坐車逃出城外。你們知道，我還沒有盡傳所學給你們，如果我被炸死，中國文化即被炸去一塊了。沒有中國文化，日本人更會猖狂了。所以一定要跑警報！』這與他對沈從文所言者，意正相通。知其爲狂妄者，自不與之計較，或反報以輕輕的一笑，以輕鄙其人。

其尤怪而不近人情者，還莫過於他對國家領袖之大不敬。現亦乘便略言之，以證劉文典的神經太不正常。相傳：北伐後，劉文典任安徽大學校長。安大因大鬧學潮。時蔣總司令介石（即老總統，當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）爲查詢學潮實況，特召劉文典晉見。劉見蔣公，即指面問曰：「你就是蔣介石麼？」蔣公大以爲怪，責其主持校務不當，致令學潮擴大。劉文典不但不以唐突領袖爲失態，爲大不敬！反而大發雷霆，胡說八道。蔣公知其難以理論，遂令羈押起來。以後還是章太炎，親見蔣公保釋出來的。劉文典既獲釋，不自反省，氣猶憤憤不平。選到處宣揚：「我當面罵過蔣介石。」其實此皆差矣！如此對國家領袖，對同事沈從文，或對任何人，所表現的羞辱言行，並不是施辱於人，正是自取其辱；不是炫耀己之才能，正是自暴其無知；毀了自己的人

格，失了學者的風度。所幸人皆諒其素行狂妄，不予深較了事。不過器識未弘，徒事文藝亦屬枉然！

誠懇坦白有人情味

上面說過：沈從文是一個刻苦自學而成的文學作家。有人問他：「你的成就，在於自學，那你對於近代學校教育的觀感又如何？」他很誠懇的說：「自學自修，不是好辦法，祇可在不得已的環境下爲之。曠時費事，傷腦筋，又辛苦。學校教育，可以省下許多不必要的摸索路，走不通，又得轉過頭來，費了不必要的時間與精力的浪費。我雖自學出身，却非常重視現代的學校教育。」滿清末年，廢科舉、興學校，一批頑固保守的官僚士大夫，議論盈庭，極力反對。而一些所謂開明進步之士，雖主張興學校；但其着眼點，都不外從國際潮流與富國強兵一類政治觀點來立言。却無人能道出學校教育，對受教者本身利害的道理。沈從文從自己經驗所得的教訓，坦白的宣佈出來！雖已晚了幾十年，仍不啻是暮鼓晨鐘，足以導人學入正途！

他是一個純粹的土包子，未曾出過洋留過學。自然不懂得外文，也沒機會去學。但他絕不以不諳外文爲恥，外文亦無得其爲學與做人。反而對他的寫作，大有好處。他能被稱爲大作家，他的作品之能被讀者叫好，就是沒有某些中西合璧的名作家，那種二三流譯文不通的歐美文章句法，使人讀來，沒有澀口結舌的地方。讀者一書在手，欲罷不能，更有如喝下葡萄酒一樣的快味

！他常自謙的老實說過：「我不是什麼名牌大學畢業，也沒有喝過洋水，祇是一個東闖西蕩，到處『打爛仗』的角色。作家祇是大家喊出來的，抬出來的，實際上，我自己覺得是當之有愧的」。即十足的表現了他謙沖坦白的態度。

文學本是人情的產品。前人詩、詞、歌、賦、文章之能傳誦不衰者，無不是其深情至性的感召！後世祇重現實、利害，學文學或自稱文學作家的人，凡事皆講利害重現實者，必不能治文學，治亦不會好。即因其沒有真理想、真情感蘊蓄充沛於其間。故真文學家，無一不有理想與濃厚的人情味。而近世最有人情味的文學作家，老一輩的不必說，在對日抗戰這段期間中，我的印象較深者，沈從文就是其中之一。沈從文是個新文學家，而且是五四以來，到中國大陸陷共時，第一個不頹廢、不海派，作品中有純良、樸實、堅毅、熱情、正直的真、善、美的素質。是一個有中國傳統道德的不合時宜的倫理觀念的作家。中國文壇，要把他的作品歸宗入派，稱之為正宗京潮派，這是沒話說的。

文人相憐留念最深

在新文學作家之中，沈從文的散文和小說，我認為是寫得最漂亮、有內容、有分量的一人。但他却不是教書的材料。古之學者，重在腹笥；今之學者，重在口舌。如今已退休的某教授，在歐洲混了幾年，學無專攻，腹笥空虛；但登臺演講，上天下地，口若懸河，非常叫座，深受學生的歡迎！沈從文教書，却恰恰相反。他一肚皮的

思想學問。木訥的口才，却不及其文才與天才。說話聲音低，又沒有系統。雖有一口北平話；但鄉音極重，一聽即知其為南方人。加以講課內容，因太深遠充實，有很多是難聽得懂的。我不諱言不論是在西南聯大或北大當教授，口不會吹，是不太吃香的！抗戰初起時，北大有意聘老舍（舒舍予）教授新文學。甫有人建議，却因戰事發生而止。拖了很多年，一直無問津者。及抗日戰爭結束，北大始正式聘請沈從文在中國文學系開課，講「小說寫作」；也祇每週二小時的演講。這或許僅在借重他的名氣；但學生每週必習作短篇小說一篇。這也許是在補足課程的時間而已。

說到編撰方面，正是他的當行好戲。抗戰初期，他在昆明，滇、渝兩地報紙的文藝副刊，幾乎都是他在遙領主編。重慶大公報的文藝副刊，直到日本投降，抗戰勝利後的數年，還是在他主編。戰後他受聘到北大教書，正紅極一時。北平、天津、上海三地大報的文學副刊，多數也是由他一人包攬主編。他在昆明的時候，昆明因非政治文化的中心，約稿不易，目標祇好集中於西南聯大的教授們。到北平以後，他住在沙灘北大附近的-middle老胡同。北大師友，受他約稿者，亦達數十人之多。他說：這並非是人情面子問題，實由於出自老教授們手筆的文稿，不但識得重與輕，且標準超凡，不必多費腦筋去看去修改。相信得過的，簡直不必看，就馬上寄發出去。省事極了。否則，個人精力那能够用！

同時，被他約稿的教授、作家，都必報以最

高的稿酬。這也是他擔任主編，先講好的條件，亦被約者極感高興的事！因為抗戰時期和勝利之初，大家的的生活，都極艱苦，尤其是教授和作家們。沈從文在他炙手可熱的時候，不但洞燭在抱，沒有文人相輕的陋習，反而大發其「文人相重」的懷抱！打破當時一般作家「文章不值錢」的慨歎！將文章稿費，特別提高。有些教授作者，每月所得，幾乎超過了教授每月津貼的一倍，甚或雙倍。縱未做到「大庇寒士盡歡顏」的地步，至少於生活亦不無小補！上述「沈從文樂於助人」，此亦事實之一。這在當時，因已膾炙人口，到了臺灣，曾受其惠者，却猶有人念念不忘！

連理好合從一而終

沈從文結婚成家，比較稍晚。這段良緣，是始於民國十七年。時沈從文執教於上海新中國公學，對該校校花張兆和，極為垂青。由暗戀而寄纏綿愛慕、情文並茂的情書。初彼美不但不為所動，反將其情書，向學校當局公開。弄得沈從文難以為情，心灰意冷！後經友人「再接再厲」之勸，繼起直追。她終感於沈從文之真情摯意，由相戀，而結成連理。雖是好合之緣；但也拖了相當長的時日。據說：這一良緣，還是沈從文寫了一百封情書給張兆和，才把她追求上的。這一風流韻事，後來傳播開來以後，大家好奇，對這位沈太太張兆和，無不刮目相看起來。真的，初見其人，還沒有驚艷之感；可是越看越好看。有些女眷們更說：與她愈接近、愈覺得她親和可人。於是大家就給她一個綽號——黑鳳。

黑鳳，算是一株空谷幽蘭，確有超羣出衆的美。風度端莊，嫺雅，益顯出其大家閨秀的氣概。容貌則杏臉桃腮，明眸皓齒。惟膚色欠白而稍黑。本來我國人的審美觀念，向以「雪膚花貌」、「細皮白肉」為美的條件。乍見黑膚，自難驚其鮮艷。不過她膚色雖微黑；但極細膩飽綻，正極合標準的健康膚色。賜以綽號「黑鳳」，當是由此而來。她住在昆明桃源鎮之時，雖快接近徐娘年華，但風韻猶存，仍看不出是兩個孩子的媽媽。抗戰復員後，住在北平，日常仍是一襲陰丹士林旗袍，不假脂粉，終不減其明麗光輝。

黑鳳，不但有其自然的外在美，且是更具內在美的——個賢妻良母型的主婦。平日深居簡出，操持家務，鉅躬躬親。閒時，則喜看看文藝小說等書籍。因之，他對陸小曼與徐志摩；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桃色事件；極為清楚。常當故事般的講給學校同事好友們聽。偶然和丈夫帶着孩子，出門散步。却從不去左右鄰舍，串門子，嚼舌頭。她是一個文學家的妻子。她知道文人多數是無行的，風流瀟灑的。也知道文人的太太，見多識廣，風習相染，亦常不免於生活浪漫。她將這類故事，也常當作自己閨中私語的資料。雖在引以自警自檢；也未嘗沒有諷示提醒沈從文，不要亂拋愛情的意思在內。她認為最使人生苦惱喪志的事，實莫過於有夫之婦或有婦之夫的烏七八糟亂來。所以他們夫婦，始終都沒有閒話，留給人講，各從一而終，絕不後悔，如胡適之先生一樣。

治家勤儉好客不吝

民國三十年前後，沈從文在西南聯大（北大、清大、南開三校聯合的大學）執教。他的家，在抗戰初起時，即已遷居昆明城內青雲街，與任鴻鵠（叔永）陳衡哲夫婦為隣。以後沈太太在建國中學教書。建中校址（昆明與呈貢縣之間）正在昆明名勝之地的桃源鎮。美名為桃源鎮，但非武陵人捕魚的仙境桃花源；也沒有如李白「十里桃花，萬家酒店」受了騙還高興的風雅故事。却有實至名歸的「桃林」，綿亙百里，盛產桃子，並一小市鎮在焉。地帶寧靜，風景優美。沈從文遷移的家，即面對桃林。夏日晚霞絢麗，景色最艷。桃林，便作了他家人散步遊玩的好地方。

這是戰時新繁榮起來的地方。昆明在抗戰期間，屢遭敵機轟炸。桃源鎮一帶得天獨厚，幸未蒙其難。因其地理的優勢，雲南省政當局，便在這裏建了幾批克難房屋，以供城內疏散家庭遷居。沈家便是租賃戶之一。所謂克難房子，顧名思義，自然構築簡陋到了極點。同時，住戶既都是作臨時打算，加以戰時物資困難，室內佈置一切，便多因陋就簡了。沈家主婦張兆和，秀外慧中，在如此情形之下，對於家庭的佈置，常能特出心裁。不論竹、籐、粗木傢俱，粗笨瓷土器物，或廢物利用的陳設，一經其手，輒有化腐朽為神奇之妙。客廳、臥室、書房、庭院，無不井井有條。雖簡且陋，却雅而不俗。沈從文藏書頗多，視同生命，則成了一小型圖書館。沈從文也最愛收藏古瓷器，尤其是西南各省的古舊產品，琳瑯滿目、陳列半屋。每有客至，不問客的興趣如何？必向之獻寶一番，引導參觀，解說其來歷價

值。客若有贊，他更高興不已！

桃源鎮，鄉下地方，平日日本來人客很少。後來住戶雖漸多，除鄰戶外，遠客來往，仍然不多。時沈太太係建國中學的老師。建中的老師們，多係西南聯大教授兼任（因不易請教師），自多為沈從文的朋友。凡由昆明來桃源鎮的教授，多先日下午來到。到則多流連住宿於沈家。往來無白丁，每週末總是客人滿座。加以他們夫婦又最好客、愛學生。還經常邀約朋友或學生到家來吃飯、飲茶，或招待水果，吃桃子、梨子，甚至臨時做些豌豆餅、雞蛋糕之類以享客。寶珠梨，為雲南的特產，外省人初來，或未盡知，她必特加推薦。寶珠梨與桃子一樣，多產於昆明湖邊的呈貢一帶。寶珠梨，顏色翠碧，皮薄、肉嫩、汁厚、味甜、既香且脆，可謂集水果之全長。較之天津雅梨、黨山梨，實過之而無不及，尤其是價廉，與四川的柑柑相仿。抗戰初期，一元大頭，可以買上數十或百枚。

中國抗戰到勝利初期，每個家庭，多是弄到流離破碎與疲憊不堪！沈從文的家庭，應算是相當安定與圓滿的。以一個作家，自然有很多書籍。他對古瓷的嗜好，雖有所偏，亦未至玩物喪志的地步。編撰之餘，猶未忘記教育小孩與幫助太太家務的處理。而張兆和，不但與之趣味相投，其於家庭的佈置、安排，即到了北平，住家中老胡同以後，仍然一樣，有條有理。兩人雖仍以勤儉自持；但於好客與助人，則始終不慳不吝！

事實月旦相當客觀

沈從文在三十年代的新文學作家中，是出道比較遲的一個；也可說是許多作家中例外的一個；知名度雖不太高；但已傳於中外。我何以說他是中國文壇的一株奇葩？這絕不是信口開合，固予揄揚，更不是我一家之言。戰時，他居滬、渝，任幾家大報文學副刊的主編；勝利後，平、津、上海三地大報文學副刊，也多是他一人包攬主編。其他許多久享盛名的作家，不知是不屑於爲之；還是都被各報遺忘了？事實俱在，我亦不欲多言。

這一事實，或許有其他的因素在。現在且看其他吧？中國某老牌文豪，曾把自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家，僅以小說來較量高低，拿三位著名的作家——茅盾、巴金、沈從文——來作比較後，私以告人說：「茅不如巴、巴不如沈」。這是民國二十五年，因魯迅（周樹人）死後，茅盾繼爲左派盟主。論者紛紛，多認爲不當。這位老文豪，才作了此說。沈從文的作品，曾經周作人（豈明）、胡適之、任鴻雋、陳衡哲、徐志摩、陳源等，公開的贊賞過，這且不說。某年林語堂所創辦的「人間世」，於當年年終，請海內名家，推薦當年三部最佳著作。周作人第一部便推介了「沈從文自傳」，認爲是寫得最好的。程潛（頌雲、醴陵人，曾任河南與湖南省主席，後投共）最愛看別人「自傳」這類的書，却認爲「沈從文自傳」，淳樸厚道，也是最少向自己臉上貼金的一本自傳。胡適之、丁文江、陳衡哲等，在創辦「獨立評論」之初，於許多新文學作家之中，特約撰稿的作者，沒有約聘周氏兄弟（魯迅、周作人）和

老舍；也沒有約海派浪漫派的作家；只約了沈從文一人寫稿。不論有無其他特殊緣故，或許就是因爲沈從文的白話文，實在寫得好。

沈從文是有名的當過兵的作家。他之成爲名作家，完全是刻苦自學得來的。樸實無華，沒有沉淪於古人窠臼，也沒受海派的沾染。故文學界人士曾公認：「新文學家中的小說家，他是屬於正宗京潮派的，與茅盾、巴金等海派作家不同」。什麼是京潮派與海派？是指爲人、作事、說話、行文，兩派各有獨特的思想與格調；見仁見智，亦各有不同的說法。有時且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。見多識廣，有學問的人，自可領悟得到。如必欲作一區別，略而言之：不妨以是否經由「禮門義路」或「古典」與「時髦」別之。沈從文當時聽說他與茅盾、巴金不同，便很謙虛的說：「他們有的寫得多，寫得快；有的畫眉深淺很入時，擁有很多讀者；我不可及，我選得要學」！不過海派作品，他們在小說上思想上的成熟，無論如何是難被正宗京潮派所接受的。

中國文學作品，從來沒有得過國際諾貝爾文學獎。某年，在香港文壇，沈從文的作品，有過一些呼聲，曾被提名參加。後來據說：要獲得諾貝爾獎殊榮的條件之一，必須提供近年（？）的創作。沈從文過去成功的創作，固然很多；但都已逾時。他自淪陷大陸，一九四九年以後，即已停止創作，今亦三十年了。他被提名，首先就被這形式條件阻住了。這雖僅是曇花一現的傳說，而沒有兌現。一個純粹的土包子，也總算在國際文壇亮過相。更足見大家對沈從文信仰與期望的

心情，時猶非常殷切！

理想破滅解脫未能

人是靠理想而生活，年輕有爲之士，誰都有一種理想：「十有五而志於學」，乃孔子的理想；「乘風破浪」，宗慤的理想；「投筆從戎」，班超的理想。無論智、愚、賢、不肖，乃至婦孺小子，無不各有其理想。姑勿論其爲幻想、妄想、實想與已否度德量力？理想總是有的。沈從文更可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。在他作品中，不論散文、小說，都可以體驗得出來。祇因他對現實所抱的理想太高太大，對於現實，凡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各方面，便不免有牢騷、有批評，更或言之過激，刻薄太甚，爲親痛、仇快！被一般左傾之徒，乘間起而煽動、挑撥、離間，加以欺騙、引誘、利用，他便不知不覺，落入左派陷阱之中，終於不能自拔。他在大陸陷共之前，沒有遠離大陸，乃其原因之一。或以爲天塌下來，自有人管；或以爲無路可走，亦無路出走的緣故，這當然都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想法。

他所以要自欺者，根本還是由於其一時不正確的理想所誤：一、天真的理想：以爲自己是超黨派的民主人士，正是當時左派積極爭取的對象。鬥爭縱然厲害，超然的民主人士，自可免於害本，都是「馬上得天下，不可以馬上治天下」。政權大定之後，社會自然又趨於常態。三、陳腐的理想：「鑿井而飲、耕田而食，帝力何有於我哉！」自以爲是一品老百姓，我不管你，你也不

要管我，就可安然無事。其實這都是幻想的不正確理想。其所以致此者，根本是由於有兩個未瞭解：未瞭解這歷史空前劇變的特質；未瞭解共產黨的思想行爲的本質，等到他所謂的「理想破滅」，回頭已是百年身了。

自斯而後，亟思幡然改轍，避免文字賈禍，以苟全性命？乃捨文學操作，從事考古（他本有古物嗜好），研究中國的服飾。在研究上，雖已大見成效（有著作出版）；在改轍上，究竟還是遲了一步；共黨並沒有放過他。沈從文妄想改頭換面，在赤色統治之下討生活。最初是否亦如其他投機算計的文化人士一樣，也經過清算、鬥爭、下放、改造等磨折過程？曾未聽到詳細正確的消息。祇傳聞：民國四十年，郭沫若指名批判，

說他是「故作清流」的反動派，國民黨的走狗，反共的老手。喝過煤油，掃洗廁所。被抄家多次，受盡了磨折。他在苦難之中，仍然倔強、固執、沉默、抗議。直臨懸崖絕壁、無路可走之後，又有過以死來求解脫的割喉與兩次割腕自殺的消息。自殺未成，仍堅持消極抵制、停止寫作。縱被迫而偶有寫作，却成了下意識的迎合不通政治的公式作品，聊以敷衍塞責。能說「失節事大，餓死事小」的人，實際真能做到的，千古以來，究有幾人？沈從文祇是作家中的一個凡夫，自然也沒有做到。但要與喊「我們的太陽，我們的鋼」的那類大文學家的言行比較起來，我們對於沈從文，還是敬仰的！對那類大文學家，是絕對鄙視的。沈從文無論如何還像一個君子；那類大

文學家，不論在政治上如何投機取巧；文學上如何有成有就，終歸是不折不扣的小人。如再要與某些卑鄙政客，充當國共和談代表，由南京飛到北平後，便放腔高詠「北國正花開，已是江南花落」的政治垃圾比較起來，那沈從文更當算是君子中的君子了。

關於沈從文的消息，六十九年，香港報紙曾傳播一點點，就在這年，他才獲得中共批准，單獨偕夫人張兆和赴美探親。以後消息，便杳如黃鶴了。當年港報，還刊載了他們夫婦的照片。張夫人，滿面縐紋，已不復黑鳳風韻了。沈從文更是老態龍鍾，這株中國文壇奇葩，恐怕凋零了！事誠不幸，一個闖過橫流激湍，而不死於非命的人，竟享壽八十有七，也真算難得！

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

袁守成 著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，歷任縣長、省合管處長、台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、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，著作等身，閱歷宏豐，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，憶述童年往事、求學歷程、從政經驗等；要目有：耕讀瑣記。故鄉風物話射洪。教書生涯。金陵問學記。農政憶往。抗戰初期烽火行。川南風雲。做縣長經驗談。主持四川合作事業。國民大會之回憶。司農往事話桑麻。附錄：追思孫震上將。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，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四十餘頁，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